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十八回 黑樹岡范天保行刺 金鑾殿顏大人辭官

且說徐良、北俠等保著大人轎子，前呼後擁，頭裡執事排開，兩墨的引馬，從人跟隨俱在轎後，兩旁有接站的官兵護送，眾英雄換替著保護。正走在一塊大葦塘，周圍都是些樹木，地名叫做黑樹岡。忽然從葦塘裡出來一人，穿了一身破衣服，腰紮抄包，一雙破鞋，口喊冤枉，往轎前一撲。兩墨將要下馬，轎子還未打住，那人就到了轎前。原來那人手中拿著一口刀，不甚長大。到了轎前，左手一掀轎簾，右手用力紮將進去。此時保大人的，是熊威、韓良、朋玉、韓天錦。這四個人本領不強。你道這個刺客是誰？原來就是閃電手范天保，那回叫四爺追跑了，由水中逃了命，不敢回家，隔了兩日，晚間方敢回轉家內，不料門戶封鎖，叫官人看著。他又不肯上魯家村去，無奈何，到親戚家隱藏。親戚慢慢給打聽明白，方知道魯士杰的乾老，是翻江鼠蔣平。知蔣四爺跟著大人當差，自己就投奔襄陽來了。可巧半路遇見黃面狼朱英，二人就找了一座酒樓，朱英就把王爺在寧夏國，怎麼聘請天下山林海島的英雄，與王爺共成大事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范天保聽在心裡，也把自己的事學說了一遍。朱英說：「巧了，你要找蔣平，我與你一路前往，你殺蔣平，我與你巡風，然後我殺大人，你與我巡風。」范天保一聽，說：「這事真巧，有了膀臂了。你殺大人何用？」朱英說：「你真胡塗，顏春敏是王爺大大的仇人，誰要能殺了貪官，王爺得天下與誰平分。」天保說：「要是那樣，我一人即可殺他們兩個，你與我巡風。」二賊議論好了，會了酒鈔，就奔到黑樹岡，打聽顏按院掃此經過。二賊商議，這個地勢正可動手，怕跟大人的手下人多，現買了一件破衣服，裝作喊冤，趁他們不提防，一刀將大人殺死。他們縱有保大人的人，無頭就不行了。二賊商量好了，就在葦塘一等，他們從暗處望明處，看得明白，瞧著大人轎子臨近，范天保望外一躍，一喊「冤枉」，誰也想不到他是行刺的。不料他把轎簾一掀，「撲哧」一刀，只聽「哎喲」一聲。韓天錦喊：「了不得了！有人把大人殺了。」熊威、韓良、朋玉三個人忙亮刀，容他們把刀拉出來，范天保也就跑了，三個人就追。范天保正走，忽見一人擋住去路。一身皂青緞衣襟，黑紫臉面，兩道白眉，一雙闊目，四字口。手中那口刀，刀把上有一個環子，一擺手中刀，攔住去路，口中說：「烏八日的，別走，爺爺在此久候多時。」原來山西雁正在車上坐著，同賽管轄魏昌一輛車上說話，後來一看，這個地勢周圍樹木叢雜，那邊又有一塊大葦塘，徐良就與魏先生說：「這個地方可有點不好。」先生問：「怎麼不好？」徐良說：「白天還不要緊，晚間是藏賊的所在。」先生說：「我們唸書的人哪懂得這些事情。」徐良就看見葦塘內有兩個人影，在裡頭亂晃。徐良跳下車來，往前緊走了幾步，正遇著范天保，徐良蹬一個箭步，就把他去路擋住。范天保不知老西那個利害，把刀就剝。徐良把刀往上一迎，只聽「嗆啷」一聲，就把范天保這口刀削為兩段。范天保出世以來，沒見過這宗兵器，把刀一扔，回頭往葦塘裡就跑。依著朋玉、熊威，要往葦塘內追。北俠趕到，大叫不要追趕，咱們先瞧看大人要緊。這三個人返身回來。徐良順著葦塘追賊人去了。北俠帶著芸生，又把轎夫叫將回來，收拾轎簾，看了看大人。這一刀，正紮在肩頭之上，鮮血淋漓。北俠拿出點藥來，給他敷上，囑咐了幾句言語，把那件蟒袍，給他往上提了一提，仍然叫轎夫搭起就走，裡面還是哼咳不止。可笑那些護送兵了，只管執著長槍大刀，瞧見刺客出來一砍大人，各各嚇的南北亂跑，不顧拿人。見刺客跑了，大家仍又聚在一處，仍然保護大人前往。連熊威也是納悶，又見主管兩墨也不深看大人受傷的情形，並且連馬都沒下，還嘻嘻直樂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？原來這個轎子裡，不是真正欽差。這全是蔣四爺的主意，第二站分三路行走，叫金知府從監內提出一個被罪的人來，叫他假充大人，一路無事，就把他死罪免了，要是遇禍，也是他命該如此。果然，在黑樹岡正遇此事。不然，兩墨他有不急的麼？總是蔣爺有先見之明。到了驛站，重新又換一個做大人，一路也是無事。大眾到京，大人也到了。

山西雁追了一路，也沒把賊人追著，彼此全都大相國寺見大人。大人是頭天入都，住大相國寺，第二日見駕。蔣四爺大眾先到開封府，見著智化。蔣爺說：「賢弟，你可算是神龍露頭不露尾。」智爺行禮說：「四哥別過獎我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但是你見大人不見？若要封官，看你作官不作？」智爺說：「這也就無法了。你們先見相爺罷。」又與邢家弟兄見了。蔣爺把智爺拉在一邊，低聲說道：「你好大膽子！這是兩個刺客，你敢保舉他在開封府當差，二人要是一變性情，你不料想是什麼罪？」智爺說：「對呀！我也是一時糊塗，過後也覺有些害怕，不然，我怎麼盡看著他們不敢離開。這幾日光景，我已看出兩個人性情來了。四哥，你只管放心，決沒意外之事。」蔣爺說：「既然這伴，很好很好。我們見相爺去了。」大家到裡面見包公。包相爺說道：「索性把邢如虎、邢如龍兩個人的名字，也提在折本之上，破銅網有功，保舉兩個作官。」蔣爺連連點頭，謹遵相諭。包公又問：「鍾雄由君山帶多少人來？」蔣爺說：「回稟恩相大人得知，鍾雄由君山就帶了兩個人來，餘者全是鍾雄手下從人。」包公吩咐四爺，把君山三人帶來一見。蔣爺先把那邢如龍、邢如虎帶至大相國寺，面見顏大人，說明了相爺的吩咐。這兩個人，跪下與大人叩頭，求大人施恩。蔣爺在旁邊就把相爺說求大人保舉兩個人為官的話說了一遍，大人點頭，吩咐叫他們起去。蔣爺又說相爺要見君山鍾雄他們三個。大人復又點頭，教蔣爺帶鍾雄等至開封府聽候相諭。蔣爺隨即帶著鍾雄、于奢、于義，至開封府裡面書房見相爺。包公見鍾雄，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絡短髯，翠藍袍，四楞巾，厚底靴子，很是清高儒雅。又看金鏞無敵大將軍于奢，身高一丈開外，面如淡金，頭如麥斗，膀闊腰圓，包公一發歡喜。再看于義，武生相公打扮，白面如玉，恰似未出閨門的少女，與白護衛品貌相仿。包公問他們的名姓。蔣爺在旁，替他們回稟：「這個叫鍾雄，這個叫于奢，那個叫于義。」包公道：「本閣聽說，你文中進士，武中探花，退隱居住君山，可算是聰明反被聰明誤。」鍾雄叩頭，口稱：「罪民一念之差，身該萬死。」包公說：「及早回頭，總算是個名士，回相國寺，候萬歲旨意便了。」三人叩頭，跟蔣爺出來。有一個差人，捧著一個帖兒，說：「四老爺，智大爺派我在這裡等著見你老人家，這有一個帖兒，說一看便知。」蔣爺接過帖來，一怔，說：「不好，大半又要走星照命。」打開帖一看，何嘗不是。上寫著：「字奉蔣四哥得知，小弟智化所以在開封多住幾日，為伴著邢家弟兄，如今你們眾位已到，小弟卸責，書不盡言，容日再會。」蔣爺見了字柬，一跺腳歎了一聲，說：「智賢弟行事實係古怪。」只得同著鍾寨主到大相國寺，見了顏大人，就把相爺見了鍾雄的話說了一遍。又將智化留的這帖子給大人看了。大人也歎息了半天。然後大人叫先生打折本，預備明日投遞，所有眾人，俱都寫在折本之內。盧、韓、徐、蔣四個人，辭官不做，也在折本之內寫明。折本打好，大人過日已畢，天已五鼓。大人上朝，至朝房前住轎，少刻包公到，過去見了老師，行師生之禮，至朝房內談話。不多的工夫，天子升殿，文武百官在品級山前行禮。朝賀已畢，文東武西，分班站立。顏大人的折本，黃門官傳遞，陳總管接過，在案上展開，天子看了，降旨封官。又下了一道旨意，今日晚膳後，所有破銅網的人，俱在龍圖閣陛見。這段節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